



曾令超 著

天平 之上

華夏出版社

曾令超 著

天平 玉 上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平至上/曾令超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5. 10

ISBN 7-5080-3823-1

I. 天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7243 号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版 次: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开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40 千字

插 页: 2

定 价: 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第一章

“芳草，去把外甥叫醒赶法院……”一个浑厚的声音呼唤着。

“鸡还只叫了一遍，天早着呢！你不知道外甥是什么时候睡的？”一个女人钻出半个赤裸的上身，从枕头旁摸出火柴，“哧”的一声擦亮火柴头，点燃煤油灯，房里顿时亮了。

“姨父，姨娘，你们起来了。”侧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年轻小伙走了出来。他夜里几乎没睡多少觉，一边翻着有关法律书，一边思忖着这起案子。他走到火堂旁坐下，用根木棍扒开灰，火苗腾腾燃起。然后，往铁鼎鼓里舀满水烧着。

“豺狗外甥，我来。”芳草坐下，用铁夹拨弄着柴火。

豺狗“嗯”了一声，便起身去刷牙洗脸。

“噎、噎、噎”，一个男子手撑一条拐棍从房里走出，一跛一拐。他叫范春，一脸胡楂，面部又黑又瘦，虽只四十来岁，看上去好像一个老头。他在一次挖煤事故中伤了脊椎骨和一条腿。

妻子芳草端上一盆热水，放在一张破椅上，叫丈夫洗脸，因为他残了，蹲着不方便。她又拿出一身干净的衣服叫丈夫穿上。

豺狗收拾停当，把应拿的东西一一清理好，放入包中，然后，上前搀着姨父走出家门。

二

范春三人搭了一程汽车，风尘仆仆来到法院民事庭。迎接他们的是法官毛勇智。

三人以惊奇的目光上下打量这位法官，跟自己意想的大不一样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审判这起官司的法官，应该上了年纪，身躯高大，浓眉大眼，模样威严凛凛的。而眼前的人中等个儿，宽宽的眼镜下透出一双炯炯的目光，光滑白皙的脸庞上荡着帅气，年纪轻轻，如果没着法官制服，很像一个儒雅书生。

他能办好这个案子？能降服那个蛮横大老板？三个人在各自的心里思忖着。

“你们一路辛苦了，请坐，请坐。”毛勇智微笑着说，并拿着茶杯去倒水送来。

“毛法官，别太客气了，要喝，我们自己来。”范春对这法官的举动既感谢，又有点拘谨，他是生平第一次到法院见公堂，精神上多少有些惶惶。然他口说推辞，但手接过茶杯，并“咕咚咕咚”喝了。

豺狗喝着茶水，环视室内摆设：五张桌子、五把椅子，有三张空着。毛勇智的上手坐着一位法官，正在埋头翻书。毛勇智的对面坐着一个文秀的女法官，正在写着什么。

芳草把小马灯放在室内一个桌子上，灯芯还在亮着。

“呀！这东西好漂亮哟，真像一个小太阳。”毛勇智见了不禁脱口赞道。那二位法官也一齐把眼睛瞟向那小马灯。

“你们走黑路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怕赶不到。”

“呀，时间已经九点半了，怎么被告方还不来？”毛勇智焦急地看了看手表，便迈步走出室外张望。

时针慢慢地爬上十点半了，被告方还不见影儿，是什么原

因呢？再等一下，如果不来，岂不白等？十点半了，大大超过预定的时间，就是跛子也赶来了，何况他一个健全人呢？假如今天不开庭，这太亏待原告方，他多不容易呀，可被告是法律意识差还是藐视法庭呢？想到自己刚接手这个案子，有人就从暗地里来……毛勇智的心不觉“咯噔”一下。毛勇智满腹心思走回庭内，对在坐的法官江大帆和书记员杨彬彬说：“被告方这时候还不到庭，你们说审还是延期？”

“这个嘛？庭长、副庭长都不在，谁做得了主？应该请示他们吧。”江大帆抬眼说。

“我是个小书记员，当然是听你们的。”杨彬彬微笑着说。

毛勇智沉思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原告方变色的脸儿，便坚决地说：“好吧，还是如期开庭！原告你们去二号审判庭。”

毛勇智一坐在审判长席上，如同变了一个人，神情庄严持重，潇洒大方，俨然一尊朝气蓬勃的金刚。书记员席上的杨彬彬秀眸红润的脸上显得很专注。

毛勇智按程序查问原告的基本情况，并询问对本案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有何意见后，就进入了实质性审理。

在穷山僻壤吃苦根长大的范春，当上原告很不自然，心在敲鼓，面部肌肉紧绷着。

起诉书由诉讼代理人豺狗代读。这起诉书的文字粗糙，但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流露着血与泪的控诉：

原告范春与被告袁大富签订协议书原告为被告做短期挖煤工。某年某月某日，原告同尹秋、山狗、田文当班挖煤。他们头顶矿灯，猫着腰在一米多高的窑洞里像狗样爬着前行，大约进去二百米就看见了煤。原告与尹秋正准备上前挖时，发现上方土层疏松，可能是上一班放炮时炸松了还未架木撑。于是，他们走出窑来，请示老板袁大富。老板说：窑是安全员检查的，没问题，你们放心去挖吧，有什么事，安全员会负责的。

这一段时间煤供不应求、销路好，多出煤，大家都有好处。于是，四人又返窑了。煤窑里黑洞洞的，只有四盏很弱的灯光在一闪一闪的。他们四人又分成两个作业组。原告范春与尹秋为一组，山狗、田文为一组。一组在前头挖，一组在后头钩，轮番往复。尹秋正挖得起劲时，突然上方土层塌了下来。原告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待自己清醒过来，泥土重重压在半身上，死去活来、喊爹哭娘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只见有灯光闪动，来救人了。原告被人搬出窑洞，不幸的是尹秋被压死了。原告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，用去医疗等费用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元。除去老板给了两千元，全是原告打锅卖铁和向亲友借的。经法医鉴定，原告伤残八级。恳请法院依法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承担诉讼费。

三

“报告，我来迟了。”随着声音，一个嬉皮笑脸的人闯了进来。只见他一身天蓝色西装，系着粉红色的领带，乌黑发亮的皮鞋踩得地板直响，他手提一个黄色皮包，嘴里的话语连同酒气一齐喷出。“本来我来得很早的，一下车就被几位朋友拉到酒店里大闹天宫喝开了。要不是今天出庭，不知灌到什么时候，那些家伙喝起酒来真是不要命……”

“林律师，这是审判庭不是酒吧间，你要自重。”毛勇智一脸严肃，大声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审判圣地，闲人免入……”他仍嬉皮笑脸高昂着头，走向律师席。

“你还懂不懂法庭纪律？”毛勇智板起面孔厉声道。

“我懂，我懂。”林律师收敛了满脸的轻浮，开始规矩地坐在律师席上。

“你的当事人呢？”

“他全权委托我作诉讼代理人，他不来了。”于是，林律师把委托书交给法庭。

审判重新开始……

当进入举证与质证时，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对方予以否认，就是双方举的同一证人证言，也难圆其说，表述各异。在一般人心目中，证据真伪难辨，是非难清，黑白难断，如淤泥污水混混沌沌，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杂乱纷纭之感。而毛勇智心里自有灼见。

被告的律师也不愧是科班出身，精通法律，思维敏捷且又久经沙场。本来就是刀子的嘴，磨得越发锋利。他很高傲、目中无人，成了律师界的一匹无人不知的“黑马”，人称“霸天”。刚才，他来庭的那个狂傲只是他表演的一点雕虫小技，或是因为他耳闻法官毛勇智的厉害，有点畏惧，不敢放肆，只想摸一摸毛法官的底气。而他对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豺狗根本不屑一顾，认为他只是荒僻野村的“土蛤蟆”。所以，当原告代理人豺狗一发表头遍辩论词时，他就以凌厉的攻势、娴熟的技巧、犀利的语言咄咄逼人。豺狗也像只山中的豺狗不甘示弱，咬着法律一一辩驳，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，唇枪舌剑。不过，一切皆在毛勇智的掌握之中。

杨彬彬埋着头，笔飞蛇走，“沙沙”地记录着每个字。她的眼神，使人感觉出这场辩论战不同一般。

毛勇智本着真诚实意，想化除矛盾、进行调解，这既是维护双方利益的需要，也是执法程序必须。于是，他分别单独对双方做工作，希望彼此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意见。被告的林律师见原告脚残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动了一点恻隐之心，便用手机跟袁大富商量。袁大富没半点松劲，经反复交涉，最后，看在法庭与律师的面子上，愿出四千元，只做救济费不做赔偿费，这是最高的限度了，多一分也不行。原告代理人坚决不同意。毛勇智只得决断：调解结束，待定期宣判。

第二章

一

庭审后，毛勇智心中宛如江河之波，起伏不平。从双方的举证中，自己的采信虽明白八九，但为什么从同一个人的一张嘴里又说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。这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。为什么证人出尔反尔呢？

毛勇智坐在自己的卧室里，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沉思。有时，他又站起来踱着步。茶水灌了五杯，灌得肚子有淌水声了。他下定决心：要把材料搞扎实，把事实查清，这样，判决才会正确；哪怕案子上诉了，上级法院也会作出公正裁决。

传唤证人到庭是可以的，但证人正在生产大忙中，来一趟既要误工又要花车旅费。也许他推托不来，你又对他如何？现在强调减轻农民的负担，自己到他们家去吧，上门取证虽然辛苦一点，这也是以实际行动给农民减负吧。

二

在法院东侧一个宽阔的坪地上，巍然耸立着一株桂花树。它笔直挺拔，伟岸的身躯傲指苍穹，宽绰稠密的枝桠如巨盖撑起一方蓝天。春风拂动，满树春枝摇曳，潇洒妩媚；夏日当空，毒阳高照，它抖一身清凉，驱暑解热；秋风送爽，百花凋零，唯独它盛放金黄亮灿，星斗点缀华枝，香飘长空，沁人肝脾；寒风凛冽，冰冻大地，它生命的蓬勃，精神的昂扬，仿佛

是法院的象征。

毛勇智把它当作自己的朋友、老师、恋人。他在这迎出朝霞，告别暮色。无论高兴也好、失意也罢，他围着它绕上几圈，仰望一会儿，就从中读懂什么、得到什么、悟出什么，于是，他微笑了、神通了、飘逸了，走路格外轻松、愉快。

今天，他即将下乡去，一大早来到这桂花树下，脱下外衣，先围着它小跑一阵，然后做起早操来。他的动作刚劲有力，一甩腿、一伸胳膊，有“呼呼”的风声。渗了一身毛毛汗，操完了，他就悠然地散着步品尝着它奉献的清新鲜活的空气，然后饱含深情地抚摸它的躯干，脸上流露出一股惬意。

三

一缕缕初升的霞光如一支支金色的利箭，射破重重云霭，又如一把把熊熊的火炬，将山冈山雾燃烧了。而山冈全是嶙峋的怪石，形态无穷，如塔、如屏，如群兽、如众鱼，构成十公里的深幻莫测的峡谷，好似一幅气象万千的艺术长廊。山风翩舞，云雾翻滚，奔腾汹涌，又如无羁的野马，呼之即来，聚而又散，散而又聚，飘来飘去，变化无常。

是的，一个个山峦如金色的鲤鱼抑或巨鲸，在茫茫雾海里跳跃，若隐若现、妙不可言。这是名胜风景——八角寨的一瞥。

在这长长的艺术画廊里匆匆走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无暇欣赏这秀丽的风光，也顾不及这绝妙的山色，只是迈着矫健的步伐匆匆赶路。

他们穿越八角寨，攀援一段石阶，人累得气喘吁吁了，身上热汗涔涔。

“勇智，跟你出差真是活受罪。”

“彬彬，你在闹市长大就缺少这一课，你们女人不是要吃

这个药那个药减肥吗？我看最好的良药就是一个月下几次乡锻炼锻炼，它能使你变成一个亭亭玉立、俏丽的美女。”毛勇智微笑着说。

“啊！跟你这么走还减什么肥，今天非得被你拖死。”杨彬彬红润的面颊上浮着霞光、打着趣。

“不敢不敢，何大哥向我兴师问罪，我怎担当得起。不过，何大哥一见你这么俏丽，知道是吃了赶路的仙丹，我可要向他领奖呢。”

“你不要提他，我烦！”

毛勇智怔了一下，说：“彬彬，音乐可减疲乏，你用你那动人的嗓子唱上几曲？”

“哟，你想吃白食？人家唱一首几万元或十几万元，你拿多少钱一首？先开价再唱。”

“哈，你只认钱，不讲奉献了？典型的资本家。”

“嘿，市场经济嘛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打欠条，口头的，回家付款，好吗？”

“哼！你敢耍滑头！好吧，我就唱唱。”

于是，在山间小径上，飘拂起清亮、甜美、婉转悠扬的歌声。小鸟“叽啁”地和鸣着，山花张开花瓣乐盈着，翠绿的枝叶在清风中舞着节拍。毛勇智也情不自禁放开歌喉。轻快、活泼、悠扬的二重唱，荡漾在原野、白云、蓝天……

第三章

—

不远处，七零八落地摆设着幢幢低矮的茅屋，有的还是泥坯垒的，看上去好似原始部落一般。毛勇智、杨彬彬一打听，那就是九家寨。二人不禁感慨万千，解放这么久了，这里的老百姓怎么还处于这种状态，是啊，这里山高路陡，交通闭塞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

在他们前面十来米处，有一个人挑着一担柴，一只手扶着一根拐棍，一只手握着挑柴的扞担，一跛一跛地走着，全身颤巍巍东一斜西一歪，走上几步停一下，喘上几口气，看样子他走得很艰难、很费力、很痛苦、很可怜。毛勇智心酸酸的，赶紧上前，“老同志，请放下，我来给你挑。”毛勇智用手一把抓住他的柴。

“啊，啊，莫难为你了，快到家，莫麻烦了。”挑柴人打量这衣着整齐陌生的年轻小伙，感激地说。

毛勇智见他沒有把柴放下的意思，便把包往自己肩上一背，双手夺过挑柴的扞担，就将柴挑在肩膀上，并说：“老同志，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砍柴挑水是常事，你在前走，我们随后。”

杨彬彬走上来，“勇智，你的包我给你提。”说着，就从他肩上取下。

“老同志，你家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妻子、一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”

“他们呢？”

“女儿嫁了，儿子挖煤去了。”

“在哪儿挖煤？”

“在金富山。”

“金富山？”毛勇智一愣：袁大富就在金富山办煤窑。“老同志，你儿子一月挣多少钱？”

“不出问题还可以，七八百元，可煤窑事故多，我这条腿就是挖煤压残的。”他吐了口气，无比伤感地说。

“你是给公家挖还是给私人老板挖？”

“公家煤窑自身也难保，闹着什么分流，我们这些没靠山的怎么进得去，我是给老板袁大富挖。”

“你受伤了，他给了你什么？”

“他给了我一千元就什么都没了。”

“你告了他吗？”

“告，去哪儿告？挖煤是我自己寻他去的，他能要我就算看得起了。受伤又不是他用棒打刀砍的，你要人家赔什么？只怪自己前世没烧好香、修好福，今世来受苦。”

“老同志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田树。”

田树恐怕自己走得慢会阻挡这两个干部的行走，特别男干部有重担压着。于是，便加快步伐，摇摇晃晃，可一不小心，他的那只好脚被路上一块石头一绊，“唉哟”一声，他“扑通”摔倒在地，面部碰在石板上，顿时鼻孔鲜血直流。

杨彬彬赶紧上前去扶，并迅速掏出自己的花手帕捂着田树的鼻子。

毛勇智就地放下柴，赶忙搀起田树，“老同志，痛吗？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田树发出含混的声音，“给，给你们添、添麻烦了。”

杨彬彬娇嫩的手沾满了血迹。

“我，我，自己来。”田树拨开杨彬彬的手，自己用花手帕紧捂鼻孔。

过了一阵，血不流了，但额头上长起一个小包，皮乌青，钻心的痛，在两人面前他不能叫出一声，只深深咽在肚中。

他们又前行了。杨彬彬搀扶田树走，田树虽不好意思，但脚摔得太重，只好无可奈何地顺从。毛勇智挑柴随后。

到家了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在房中呻吟着，一见从门口进来两个穿制服的干部，慌忙停住呻吟声。她面黄肌瘦、精神憔悴，头发蓬松，像一堆枯草。

“儿子妈，你吃药了还没见效？快，烧开水给这两个好心干部喝。”

“呀，你怎么啦？满脸是血，衣服上也有血。”田树妻惊恐地问。

“不小心摔了。你看，这两个干部多好，又给我挑柴，又扶我走路，真遇到活菩萨了。”

田树妻忙倒了一盆水放在丈夫的身前，要他洗净脸，又用抹布把凳上的灰尘抹了抹，便招呼两人坐，自己到火堂烧开水去了。

“老同志，你们学过法律吗？”

“学什么法？”

“学《刑法》、《民法》。”

“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法，我们这个地方很偏僻，连条路也不好走，很穷，没有哪个干部到这里来过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们呢。”

田树洗了脸，坐在一个小马扎上。

“老同志，你们要学学法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能是法盲，不然人家坑了你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只有学法、懂法，才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，也可同违法行为做斗争。”毛勇智诚恳地说。

这时田树婁端来开水放在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上，并招呼两位干部喝。

“老同志，你老婆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她肚子痛，常常是这样的，唉，生活艰难呀！”

“老同志，你知道有个叫山狗的住在哪儿？他在家吗？”

“没在家，挖煤去了。你们找他有事？”

“他是不是受伤了？”

“伤是伤了，袁老板看得起他，前不久请他去了，他是算走运的。我们院子里有四五个在袁老板煤窑落了残就被解雇了，有一个坏了腰杆子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。”

“袁老板赔钱了吗？”

“赔什么钱，能捡到一条命就算八字大了。”

“你们这里去金富山有多远？”

“有三四十里。”

与杨彬彬对视一下后，毛勇智说：“我们得去金富山。”

“中午过了，你们吃了饭再走。”

“不啦，我们时间很紧。”

毛勇智在走出门时从身上掏出二百元钱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，怎么行，我们怎好收。”田树拿着钱追出门外，可他们脚步快，怎么能追得上？田树饱含泪花久久地站着，凝视着他俩远去的背影，口里喃喃地说：“愿菩萨保佑你们一路平安……”

二

毛勇智从乡下取证回来后，心如一锅煮沸的稀粥。

他和杨彬彬来到金富山材料仓库找到山狗。山狗三角形的脸，个儿不高却墩实，左脚明显的跛。

一提起话头，山狗就夸奖袁老板大慈大悲，把民工当成亲人体贴爱护。当要山狗实事求是讲述某年某月某日事故真相时，山狗愣了一会儿，然后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那塌土与袁老板毫不相干，是尹秋自己造成的，而又连累其他人。袁老板好心好意要他们把松土钩出来，打好木桩，才能挖煤，并反复强调安全第一，千万不要粗心大意，可尹秋到了煤窑，见到乌黑黑的煤，就把袁老板的话当耳边风，抛之脑后，一心只想多挖煤，因按量计酬的，挖的煤多自己收入就多。我们见上方的土疏松，要他莫太顾钱而不顾命，可他不听劝阻，还用锄头敲上方，说没事，还责怪我们是胆小鬼，他就冲在前头，挖了不久就出事了……”

“在豺狗的证词中你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那是豺狗要我那么说的，我就那么说。”

“那天你们四人当班，谁负责？”

“好像没有谁。”

“真的没有？”

山狗“啊”了半天，“好像是我。”

“是你？那你的责任非同小可。你要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能隐瞒，不能做伪证，人命关天呀，如果做假证、伪证要负法律责任，懂吗？”毛勇智一副严肃的神态。山狗的脸色有点变了，手有点发颤，嘴唇动动又闭了，闭了又微微动，看得出，他的内心正在矛盾与斗争着。

“山狗，尹秋不幸死了，做人还得有个良心、正义、公道。你想想，除了尹秋不能说话，还有其他人呀，自己的话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。”

“啊，啊，呀，我，我，我刚才的话说错了。”山狗的脸白一阵、青一阵、紫一阵，说话吞吞吐吐的。

“怎么错了？”

“我，我没有凭良心说。”

“凭良心说的呢？”

“向豺狗讲的那些是真实的，向那律师讲的话是假的。”

“那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讲？还有和律师也那么讲？”

“袁老板、林律师要我这样讲的，并给了我好处，要我去看仓库，五百元一月，并送了我三百元，我就……”

在与田文的谈话中，田文把事先编好的话倒背出来，可他记性差，还是编得有些不像，前言不搭后语、漏洞多，本想自圆其说却弄得自己结结巴巴、满头大汗、狼狈不堪。

在毛勇智一再追根究底中，他就露馅儿了，原来袁大富要他作假证，给了六百元的好处费，并继续让他在煤窑里做事，所以，他就昧着良心说黑话。

毛勇智回想到这里，感触很多，他觉得自己这次下乡没有白跑。

三

一个小孩手舞一条铁棒，骑在一头两角弯弯的神牛上。小孩在怪兽上翻着眼斗，有时翻来转去，从神牛的头翻到尾，又从尾翻到头，就像电影上的孙猴子，那样敏捷、活泼、机灵。突然，小孩用铁棒往神牛屁股上一击，神牛撒开四蹄飞跑着。小孩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高叫：“我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！冲呀！”又抽打神牛几下。神牛吼叫一声，跑得更快、更猛，疾风般地穿过田野，奔上大山。小孩还嫌它不快，又狠狠抽打，那神牛发怒了，一阵狂奔，跑上山顶，站在悬崖上。小孩放眼一看，对面的山雄奇美丽，遍野山花烂漫，便想跳上那山，于是，小孩高举铁棒重重一打，神牛腾空而起，如箭一般射出，可两山峡谷太宽，神牛从半空中坠下……毛勇智“哎呀”一